

迟松年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迟松年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作者小传

迟松年，男，一九三七年出生于哈尔滨市。一九五七年入辽宁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五九年到朝阳地区工作。先后作过教员、地区教育局干事，三次参加农村社教。一九六八年随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劳动，一九七二年开始在地区展览馆、地区文化局工作，一九七八年调地区文联工作至今。一九五七年在学校读书时搞过业余创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续发表一些散文、小说、电视剧本等。短篇小说《普通老百姓》获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天上有颗星星》获辽宁省政府文艺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协会员，朝阳地区文联副秘书长。



目 次

秋别	1
天上有颗星星	18
往事悠悠	35
遥想桃花坪	60
普通老百姓	84
希望	110
只有春知处	128
老牛回山	173
吴氏春秋	199
不仅仅是记忆	225
人心	249
九月菊	291
出谷一声喝	313
后记	334

秋 别

他走了，几乎无人知晓。

这也是怪事，他几乎每天和几百张熟悉的面孔碰面，从一楼到四楼不知要上上下下多少遍，却引不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他目标很大，驼背，黑瘦，拎着一个竹木筐子，人们见了也不过是闪到一边了事，并不特意去瞅他一眼。他勿需认识别人，别人也勿需认识他，就这样三十年过去了，机关里许多人竟叫不出他的姓名。

“老头儿，开资啦！”每逢月初，行政科的会计总是跑到走廊里去喊他。

真是见钱眼开，他“嘿嘿”笑了几声，一双又黑又粗的大手在油渍麻花的看不出色的裤筒上使劲地蹭了几下，把钱接过去，手指上吐了一口唾沫，一张一张地点着。

“老头儿，你的钱最多啦！”会计把零角小票都兑给他，工资袋鼓鼓的，比市委书记的厚多了。

“嘿嘿……”他并不计较，仍是认真地数着。

小票是数不败的，会计的等待也有足够的耐心；点了半天，分文不差，才小心翼翼地揣进自己的腰包。

“对吗？四百七十五角正！”会计大声嚷道。

“对，对。”他应声答道。同时，下意识地瞅瞅左右，仿佛怕图谋不轨的人听到似的。

于是，拿起会计的圆珠笔，在工资表上用力地划了一横一竖勾。幸亏老祖宗留给他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姓，使他省去不少麻烦。

一个“丁”字，在工资表上写了三十年！

哎，是最后一次了！昨天，他把“丁”字写完，不知怎的，手哆嗦了。钱点了几遍也没点清，最后稀里糊涂地揣进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没有！米黄色的大楼，雪白色的瓷砖，整个大楼五十四个便池，每层楼梯二十六阶，楼梯口一间除他以外无人进过的小黑屋，还有乔科长一张令人尊敬的笑脸……一切如故，只是他陡然觉得陌生起来。他是这个不声不响的静物世界的最高权威，而这个世界不再属于他了。

偌大的市委机关，走了个把人，是无人问津的。但也不尽然，若是市委书记调走了，不消一刻钟，就会传到幼儿园阿姨的耳朵里。老丁头不过是机关的勤杂工，没有那么显赫的地位，再说他又不是什么先进、模范之类，甚至名声也不甚太好。有人说，老头儿爱财如命，人掉进钱眼里，什么脏东西、破玩意儿到他手里都能拿去换钱。有一年夏天，一位干部的老人得了恶病而死，遗体奇臭难闻，没人敢给换衣服，人们忽然想到老丁头，他果然满口应允；过后主人送他一盒糕点和一瓶散装白酒，他算了一下，价值四元多钱。还

有人说，老丁头手脚不大干净，机关丢了几次东西，怀疑和他有关，虽然没抓到真凭实据，但总还是有点风声吧？这样的人走与不走，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惊动。少了老丁头，机关的大门照样开。

谁知，上班不过一个钟头，竟有不少人到行政科去找老丁头，这大大出乎那些怀有世俗偏见的人们的意料。

“老丁头呢？”粗犷的男低音从门外传进了行政科。矮瘦的乔科长一听，就知道孙处长从医院回来了。

乔科长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正在写检讨。因为前些日子机关财经大检查，查出他们未经财政部门批示，非法动用行政经费买了一台大彩电，受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报批评。彩电上缴了，主任、处长分别承担了责任，但写检讨书还是落到经办人的身上。

“孙处长出院啦？”乔科长撂下笔急忙起身，就象碰到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好啦，好啦！”孙处长的低音仍是那么浓重。他又白又胖，平时总喜欢穿白色特力灵半袖衫，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整整。他没有发现部下的脸上颜色的变化，只是四下撒目找老丁头。

“昨天退休啦！”乔科长说。

“退了？不是让他干到年底嘛！”孙处长掏出手帕，擦擦额顶的汗。虽说已经立秋了，天还是有些热，对胖人来说，难过的日子尚需克服几天。

“老丁头着急要回老家，也实在干够了。昨天给他开了资，办了手续，挺高兴地走啦！”乔科长解释说。

“怪不得楼下门前一堆脏土没人收拾。我以为这些日子我住院，老丁头也懒了手脚！”孙处长皱着眉头喃喃地说。

“丁师傅呢？”办公室梁主任急匆匆进来了。他身材魁梧，很有些派头，一见孙处长康复而归，便说：“这老胖子，我算计你这次住院准报销了呢！”

论起资格，他们都是同年参加工作，又多年在一起抡过马勺，平起平坐，只是近两年梁主任才高了半头。孙处长眨着眼睛，做了个鬼脸：“你呀，也别客气啦！我这次化验才一个加号，你还比我多一个，开追悼会还得我给你操办，到时候准让乔科长买个五十元的大花圈！”

乔科长不好在领导面前开玩笑，见孙处长联上自己，只好陪着讪笑。

“哎，老丁师傅上哪儿去了？”梁主任想起正事，问道。

“我也在找他，乔科长说他昨天退休啦！”孙处长说。

“谁来接替？”梁主任又问道。

乔科长看下手表，晃着头说：“我安排了好几个人，谁都不愿意干。昨天从食堂找个姓魏的年轻人，都谈妥了，让他一早就来，到现在连个影儿都不见。我到食堂去找，谁也说不上他干啥去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好摆弄！”

“得赶快安排人嘛！”梁主任说，“二楼水房的下水道堵了，洗脸室里一滩水，我刚才去洗手，差点摔个跟头！”

乔科长见梁主任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他原来把这件小事看得太简单了。最初，他从车库找一个想调出的小伙子，已经谈妥了，不料当晚小伙子的父亲找

上门来，嚷道：“乔科长，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我把儿子交给你，你就让他干这个？你是不是看我调毛巾厂去，用不着我啦！”调这个小伙子只好作罢。那个食堂里姓魏的年轻人，到现在还没露面，准是找他姨夫去了。乔科长有些后悔，不如四脚落地再放老丁头走。

“乔科长，得赶快安排人！”孙处长催促说，“一时调不成，先找个临时工。这么大的机关，没有勤杂工怎么行！”

“老丁同志呢？”又有人在门口喊道。

乔科长心里诧异：今天是怎么啦？这么多人来找老丁头！

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黄秘书长来了。

黄秘书长戴着黑框眼镜，操着南方口音，说话很斯文，平时是很少来行政科的。他向大家点头示意，问道：“老丁同志做什么去了？”

乔科长把情况解释了一下。

黄秘书长略有所思地“唔”了一声。

“找他有事吗？”孙处长问道。

“是这样的，”黄秘书长用双手比划着说，“方才我去厕所，哎呀，脏得一塌糊涂！空气污浊，便池堵塞了嘛。崔书记在里面修理，我们搞了许久，也没有找到要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嘛！”

一听崔书记、黄秘书长都亲自收拾厕所，乔科长、孙处长、梁主任都着急了。乔科长负有直接责任，大家把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我到独身楼去找老丁头去，他大概还没走，请他再帮一天忙！”乔科长的鼻尖沁出了汗珠，他终于想出了主意。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于是，他们分头忙起来，乔科长去找老丁头，其他人都跑向二楼南侧的厕所。果然，崔书记正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根拖布把，在便池里使劲地捅着。

“崔书记，让我来！”孙处长平时干净得出奇，这时不知从哪儿上来一股勇气，竟把裤脚一挽，跷着脚走进去。其他人都在走廊里张望。

崔书记忙了半天毫无结果，只好不甘情愿地退下来，把拖布把递给孙处长。孙处长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台阶，胖胖的身子把厕所小门堵个严实无缝，只听到咕冬咕冬的响声，粪水不断地从台阶上流下来。

崔书记的裤脚、皮凉鞋溅满了粪水。他低头看了一眼，摇头苦笑道：“一个小小的厕所，弄得大家狼狈不堪！”

梁主任一看这情景，忙说，“崔书记快回去换换衣服，老丁师傅马上就来了！”

黄秘书长背着手沉思，突然说道：“我体会下水道里恐怕有石头之类……”

“是石头！谁他妈的往下水道塞石头，坏透了！”孙处长在里面骂道。

这时，厕所门外的人越聚越多。这真是新鲜事，书记、秘书长、主任、处长都来收拾厕所，在机关里还是头一次。谁也没料到，老丁头一时不在，竟给机关大楼带来这么多的事。人们很自然地想起那个驼背、黑瘦的老头儿。

“老丁头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果然，楼梯口走上来一伙人，人们象众星捧月似地簇拥着老丁头。乔科长走在前面，大声嚷道：“来啦！来啦！”

此时，老丁头简直成了众目所瞩的国王！他仍是那副打扮，穿着肥大的灰色劳动服，手里拎着一副棕色胶皮手套，弯着腰走过来了。

二

老丁头驾到，诸君退位。

孙处长大汗淋漓，特力灵衫象鸡蛋膜似地贴在身上。见老丁头上阵，如释重负，急忙退到门口，说：“下水道里塞了不少石头，准是一帮驴球马蛋干的！”

老丁头一听，就明白了。前些日子会议室里安了一台大彩电。这对地处偏远的小市来说，无疑有很大的诱惑力，恰好又赶上世界足球大赛，许多机关干部、家属、孩子都来看。老丁头有把会议室的钥匙，他的任务是人来了点灯开门，人走了扫地闭灯。第一次看彩电，老丁头也被吸引住了，尽管他被人挤到后面，只能抻长了脖子从人缝里看上一眼两眼的，可是他很满足。当人们看到精彩场面欢呼雀跃的时候，他也不知所以然地跟着“嘿嘿”几声。这几天大彩电上缴了，晚上仍有一帮帮孩子跑到机关来看，一见会议室锁着门，就在走廊、厕所、楼梯玩起捉迷藏来。厕所里的石头，一定是孩子们的恶作剧。这类事情过去也发生过，只是每次都被老丁头及时发现，收拾干净，别人不曾知道罢了。

老丁头戴上胶皮手套，进了厕所就把棍子扔到一边，蹲

下身子，把一只手伸进便池里。不一会儿，几个鸡蛋大的鹅卵石和一堆脏物掏了出来，下水道通了……

他直起身子，脸涨得通红，冲门外笑道：“快走开吧，一会就收拾干净，今天算我义务劳动，明天你们可得找人啊！”

“给你加一天工钱！”乔科长大声嚷道。

“工钱？”老丁头瞪大了眼睛，“那，我可不干！”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那么爽朗，从来也没有人见他这么笑过。

三十年来，老丁头的工作还是第一次有这么 多领导来看。不知怎的，眼角上竟笑出了眼泪。是啊，三十个春秋，哪天不是这么干的？厕所、走廊、楼梯，总是那么洁净，从来也没人找过他，一切都好象自然是那个样子。现在，他终于从书记、秘书长、处长、科长们投来的赞扬的目光里得到报偿，他觉得十分惬意。

如同往常一样，五十四个便池刷得干干净净，洗脸池地面的污水擦净了，门前的脏土不见了。老丁头拎着筐子出出进进，仍是没人跟他打招呼，也并不多看他一眼。

下午，崔书记要找老丁头谈谈。这显然是对他的关怀。乔科长跑了一圈也没寻到，急得团团转。忽然想起一楼的楼梯角有一间小黑屋，那是老丁头的百宝库，他经常在里面鼓捣什么。乔科长抱着一线希望跑过去，到了门口，侧耳细听，果然里面有响动声。

“老丁头！”乔科长去拉门，却没有拉开。

“哎——”老丁头应了一声，并不马上开门。

里面传出嗡嗡的叫声，象是什么机器发出的怪响。这老家伙，在搞什么名堂？

“老丁头，你干啥呢？”乔科长着急地喊了一声。

嗡嗡响声戛然而止，接着又传出瓶子、铁桶的碰撞声。乔科长笑了，这怪老头儿又在摆弄一堆破烂！

“嘿嘿……”老丁头眯着笑眼，把门开个小缝出来了。

乔科长正想探头看看，门又关上了，挂上一把生锈的老式铁锁。这还是乔科长的几届前任发的呢！

“跑这猫着，让我找得好苦！崔书记请你去，找你谈谈。”

“找我？”

“找你！”

老丁头有些受宠若惊，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喜色。走了几步，似乎想起什么事情，回头又望望那间小屋，仿佛舍不得离开似的。

“乔科长，这把小屋的钥匙交给你吧！”他从裤带上解下麻头拴的钥匙，递给了乔科长。

“你那小屋里都是些什么宝贝？”乔科长打趣地说，漫不经心地把钥匙塞进裤兜里。

“嘿嘿……你看一看吧，样样都是宝！钥匙你可别丢了！”老丁头神秘地一笑，又叮咛一句。

乔科长把老丁头领进崔书记办公室，就忙着找姓魏的小伙子去了。

崔书记已经等他半个钟头了，见老丁头进来，忙摘下花镜，撂下文件，起身让坐。

老丁头坐在长条沙发的一头，很是拘泥，两只手似乎多余了，不知放到什么地方才好。

崔书记沏了一杯浓茶，放到茶几上，坐在他的旁边。老丁头一直在揣摩，找他谈什么？是不是要提及二十年前那段往事？他有些不安，心怦怦跳起来。

“丁师傅多大岁数啦？”崔书记象唠家常似地问着。

“属猪的，六十整啦！”

“噢，比我大两岁。老丁大哥，念过书吗？”

“从小就侍候人，稍大些就扛大活，念啥书呀！四十岁那年让我上业校，学了一本《为人民服务》，哩哩啦啦念了半年多，到头来就认得‘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老丁头摇头笑道。

“老丁大哥，这五个字可不简单！有人学了一辈子，也不见得学会。我也是扛大活出身，比你多念几年书。这些年我常用这几个字让大家来学，自己怎么样呢？拿今早来说，我一看厕所这么脏，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没人收拾呢？后来我又想，自己的手就那么娇嫩？当干部就不能刷厕所啦？老丁大哥，你在机关服务了三十年，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平时对你关心很不够，我有责任。若不是厕所坏了，还不知道你要走。今天看了你的工作，大家都很受感动，不怕脏，不怕累，不声不响整天那么干着。你走了，大家都会想念你的！”

崔书记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老丁头心里热乎乎的。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领导的当面表扬，而且是市委书记的表扬。

崔书记又问了的家庭情况和回乡后的打算，老丁头也不再拘束了。谈到高兴时，俩人都大笑起来。

“你走了，留下点意见吧！”崔书记热情地说。

“嘿嘿，没，没啥意见……”

老丁头犹豫了，崔书记是不是指的那件使他不能忘怀的往事？

“说吧！共产党的老规矩，走时都要谈谈心，留下意见嘛！”崔书记察觉老丁头心里有事，态度更诚恳了。他起身拿起暖壶，又给茶缸里添了热水。

“崔书记，你那表……”老丁头鼓起勇气，结果只说出半句话。

“表？”崔书记眨着眼睛看看手腕上的丹东产的孔雀牌表，疑惑地问，“表怎么啦？”

“你的手表不是丢啦……”

“没有呀，我一直戴着哩！”

“六二年那年冬天，你不是丢表了吗？”

崔书记恍然大悟。那一年，他新买块大罗马表，到省城开会的时候，却发现忘记戴了。他恍惚记得走前在办公室里洗过手，把表放到写字台上了。他打了长途电话，让秘书找一找，结果表不见了。他开了一个月的会，回家后才知道原来手表放在家里，让他内弟戴南方去了。这事最初连他爱人也不知道，直到内弟来信才真相大白。

“那只表没丢呀，让我内弟戴走啦。你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崔书记更为疑惑了，这里一定有什么蹊跷。

“是真的？”老丁头瞪大了眼睛，他要从崔书记的脸上

看看是不是在骗他。

崔书记方脸浓眉，鼻梁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眉眼间透出一股英气。这是一张值得信任的脸庞。

老丁头长吁一口气，说：“那就好啦！这些年我老想着这件事，他们怀疑是我偷的，拘留我七天……”

“啊？！”崔书记象触电似地猛地站起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一股热血涌到头上，他十分愤慨。当时他只不过是让秘书找一找，怎么能大动干戈随便抓人呢？这不是“官贵民贱”的封建残余在一些人头脑里做怪的结果吗？继而又想，自己的行为又该怎么解释呢？长途电话是他亲自打的，他们能不认真去做吗？一位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如果不慎，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的，致使老丁头这些年蒙受屈辱冤枉，自己还毫无察觉！想到这里，心里隐隐作痛，内疚，不安，垂着头在地上走来走去。

老丁头的眼睛里有些潮润了。他是三十岁那年进机关的，年轻力壮，有使不完的劲，他是大楼的主人，由他梳妆打扮。那时，不管是书记还是市长的办公室，只要没锁门，他都敢闯进去，倒纸篓，刷痰盂，手脚勤快得很，整天乐呵呵的。当然，这些并不是他份内的事。虽然后来发生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使他心灵里笼罩上一道阴影，可是他并没有过多计较。谁工作还不兴有个差错？后来，他渐渐明白了，事情远不那么简单。领导告诉他，以后干好份内的活就行了，不要到领导的办公室清扫，会影响他们的工作。那年春节，他照例要求留机关值班，领导却说：“你十来年春节都是在机关过的，今年回家过个团圆年吧！”老丁头以为是领导